

钱眼识人

打打打!动作爽片《火遮眼》上映至今,在国内已经有过亿的票房,在北美市场,成为2026年至今开票票房最高的国际影片。在本片北美CinemaScore观众口碑获得惊人的评级A,作为一部港产动作片实属罕见,要知道,同期公映的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新片《揭秘日》也只是拿到了B。《火遮眼》由谷垣健治执导,谢苗联手林科灯、杨恩又、黎唯、雅彦·鲁伊安打造的全亚裔动作新片;与此同时,它也是监制,安乐电影公司老板江志强时隔多年,在以《卧虎藏龙》、《英雄》、《霍元甲》等东方武侠巨制之后另辟蹊径面向全球市场发起的一次“动作片”,可以说全球的亚裔动作人才悉数被一片囊括,导演谷垣健治是甄子丹甄家班大师兄,曾经用《浪客剑心》、《九龙城寨》等片征服了挑剔的香港动作同行,被视为“香港电影人的一份子”,而在他心中除了甄子丹的电影,最推崇的功夫片就是成龙的《醉拳2》。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,谷垣健治有一个港片情结,在片中是一定要有一个“腿王”,在《火遮眼》中,这个角色是扮演西装男的岩久丞威,空手道高手和舞者出身。在片中,五个高手是五种流派,谢苗带来原汁原味的中国功夫,林科灯和雅彦来自《突袭》,前

花言峭语

最新一期《言外之易》,易立竞和向佐对话四小时,视频一出,全网都在讨论,短评弹幕铺天盖地,其中很有些精彩的表达,比如说向佐是“天选文科生非要要去少林寺当十八铜人”“向家花了五个亿没做到的事,易立竞用四个小时的节目做到了”,然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这样一句:“看了这期节目,最意外的是,向佐竟然是个正常人”。确实确实,向佐刚刚出现在我们视野里的时候,哪怕还没有什么作品,也没有做过直播,更没有接受过如此酣畅淋漓的采访,我就已经认定,他不可能是普通人、寻常人,从出身到经历,从所处的环境到所遇到的人,都已经决定了,他不可能普通得起来,普通规律在他身上行不通,普通道理没法跟他讲。不只远处的我们有这种先入为主,即便和他同一个圈子的人,也有这种顾虑,所以才会出现向佐说的那种情况,不是剧本和导演来找他,而是他去找导演,找了很多导演,很多项目,但对方都不愿意接受他,固然是他初来乍到,实力还没经过验证,更多也是因为,怕用他做一个项目,万一做砸了,没法和他父母交代。

所以,在获得父亲默许,可以去演戏之后,从《霍元甲》《投名状》《异能》《苏乞儿》到《恋人絮语》,他出演的角色,多数是小角色甚或龙套。之所以都是小角色,恐怕也是因为,掌握机会的人都觉得,他这多半是玩票,出来演几部戏,不管尽兴不尽兴,最后都还是要回去的,当真给机会培

情人看剑

在影视寒冬的大势下,从一线顶流到短剧演员,就业难问题概莫能外。前不久刘昊然、董子健、程潇等人甚至公开喊话,“求工作”“求约戏”。类似一幕上回发生在2019年,海清呼吁给中年女演员更多机会,说的还只是影视行业的某种结构性失衡,这次轮到一线青年演员们来叫苦,焦虑明明白白写在脸上:档期很空,空把花期都错过。不过问题也来了,如果是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这类项目找上门,他们会不会接?换句话说,他们与好剧本好项目之间,有没有双向奔赴的可能?可能性不是没有,但微乎其微。从宏观层面来看,影视行业眼下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的全面收缩。如果说演员喊话的是大制作、黄金档、绝对主角这类项目,那么这些喊话几乎等于无效。因为目力所及,资本退潮了,投资方谨慎了,开机率锐减了,工作机会自然买少见少。那么他们喊话的对象,会不会是中部或底层的创作者?这些项目不一定依附于大资本,用更低成本 and 较长周期磨砺出来,只不过,它们与那些演

像武器一样翻腾

者是职业柔道高手,后者是班卡苏拉宗师,精通武器;黎唯是怪才,真的跟片中台词说的,是跟着香港电影学动作,他相信那些都是真的,是可以做出来的,然后把学习的过程拍成视频放在油管,最后被吴彦祖、杨紫琼看到,邀请出演美剧《荒原》还有我们熟悉的《瞬息全宇宙》。他天生就该拍动作电影,像灵活的大象,面露憨态,杀伤力极强,是“天使与魔鬼”的结合。对于内地主导电影消费话语权的年轻观众来说,更亲切的则是男主角谢苗,他通过《目中无人》系列、《东北警察故事》系列中的“成瞎子”、“李红旗”两个角色,赢得了超出网络电影的人气与信任,被视为最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后一位功夫巨星。这一次,他与来自印尼、美国、日本等五大流派的高手,或强强联合或捉对厮杀或花式排列组合,硬碰硬,拳拳到肉,挑战体能天花板,给观众贡献了一场又一场让普通观众有“幻痛”感的动作名场面,比如谢苗用小锤子怒敲暴徒组成的人体“肉山”,而片尾2V1V2站位的五人大战,不得不说提前预支了它在动作电影的影史地位。在片中,文戏比重降到最低,男主角王伟干干脆就是哑巴,不会说话,反而产生一种奇效,所有的打戏

天选文科生和少林寺十八铜人

养,最后难免落空。所以,李连杰就劝他不要演戏,不如回去接管家里的生意。而那时候,整个社会,尤其整个娱乐业,在明星或者人物形象的构建上,还处在上一个时代的尾声,信奉的是另一种理论,明星即神话,故事即传奇,一切都要向着不普通、不寻常、非常态的方向走去,明星要远离人群,要强调自己也是豪门,出场时的安保等级森严,结婚时要举办盛大婚礼,从举办婚礼的场所,到婚礼使用的花卉,都要童话一点,再童话一点。欧文·戈夫曼的《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》里的拟剧理论,在现实中和故事里,都得到了验证,整个世界是大舞台,你我生活在舞台上,周围的一切都是布景或者道具,周围的人也不过是同台的演员,大家一起演戏,半真半假。这种情况下,人是“正常”不起来的,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时代,“正常”“低调”意味着落魄,意味着整个世界不肯把舞台资源砸在你身上,能够drama,说明世界宠爱你,给你充分的容错空间,摔摔打打骂骂咧咧,做“片场暴君”才是上策。前十年时间,和向佐有关的新闻,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,他是不是这样不要紧,但整个世界需要这样一个形象。尽管他在接受易立竞采访的时候说的很多话,在那时候就已经说过,比如“父亲有钱是他的事,我也可以有我的梦想呀。”又比如“以前我拍了电影,父母都会去影院支持,看完后却都默默低着头走了。……后来想想,他们拍的都是周润发、刘德华、刘青云,我怎么能和他们

喊话求工作的演员们

员之间的距离,可说是相隔万水千山。好剧本好项目能不能被看见,是第一重障碍。每年影视创投会上的项目如过江之鲫,这是潜力股亮相的极好机会,不过目前的形势下,创投舞台越来越小,比如今年的平遥国际电影展已经取消剧本创投单元。大多数创作者人微言轻,如果没有大佬和平台来背书,被看见的几率少之又少。网上甚至有人模仿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参与平台“绿灯会”的经历,在平台那套安全评估体系面前,遭遇了种种非难。其实这就是该片筹备前期的真实经历,现实要比演绎的更为残酷。如今的影视平台与制作公司,多是预制爆款思维,说是小心谨慎也好,高度功利也罢,都是为求自保。大数据指标、粉丝基本盘、各方资源的拼接,才是优先考虑因素,唯独剧本本身的质量不在其中,或者退居其次。在体制壁垒与保守心态的束缚之下,具有黑马潜质的剧本基本无法成功闯关。除非像蓝鸿春导演那样,先靠自己手搓出几部作品,慢慢完成成长与升

就是表达,让钟爱动作类型片的影迷会觉得格外舒适,它也会勾起很多关于港片动作戏的美好记忆。在一段时间里,中国香港本土的动作电影已经开始停滞了,而在其他地方动作电影是此起彼伏。韩国有犯罪动作片,《老手》《柏林》等;印度有结合自己文化的,《巴霍巴利王》;泰国出了托尼·贾;印尼有《突袭》;日本的《浪客剑心》风格也很凌厉。在好莱坞,《疾速追杀》系列从第一集到第四集,从B级片起家一下子冲到一亿美金的投资,引领了世界潮流,但这些动作片,追根到底都可以说是中国香港动作电影的土地。《火遮眼》不仅仅是电影片名“很香港”,寓意怒火让人疯狂,骨子里更有“不疯魔不成活”的正宗港片基因,当动作演员把自己的情绪点燃,把肢体凹成钝或利的武器投掷于大银幕腾挪、翻飞时,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东方哲学的一句话合上了,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,不被厚待也不被亏待的人,凭一己之力划破虚空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比?”但时间地点契机都不对,人们看不到。时代气氛终于发生了变化了,“传奇”的时代落幕了,现在是普通人的时代,大家都不好过,所谓真诚,成了上上策,哪怕这真诚是演的,也肯定了真诚的价值。向佐没有变,但时间地点契机变了,他的话句句真言:“原来我的妈妈不是不爱我,只是她不知道怎么爱我,因为她也没有被好好爱过”“娱乐大众是我们的工作”,甚至还当众批评父母对弟弟不好,长期当众批评弟弟无异封杀,“换你是老板,你会不会用他?”也讲述了自己想要借助哲学来获得一些方向,但哲学无法落地的困惑,这也是网友的说法“天选文科生却想要做少林寺十八铜人”的由来。他甚至谈到家庭资产的重大安排——他家里已经把家族信托交给了郭碧婷打理,他对此没有任何异议,认为这是对妻子的信任,而自己呢?“靠家族资金是最没面子的事”。不寻常吗?不,寻常,这场采访的不寻常之处恰恰在于它的寻常,并且展露了一个在不寻常的环境和时代里人为趋向正常做的努力,他努力实现,不是成为演员或者暴君,而是成为一个正常人,不管最终有没有完成,这个过程就是完成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吊轨之处,你在精神世界的全部努力,是成为一个正常人。

韩松落
作家

级。但这这是一个无比煎熬的漫长过程,不砸锅卖铁不掉几层皮,难以熬过寒冬。至于演员这边的障碍,则关乎从个人到经纪公司的审时度势、片酬考量等诸多因素。一线演员的片酬已非商业机密,一旦自降身价去接演低成本项目,往往也会引发市场连锁反应,比如圈中地位贬值、商业变现漫长、品牌代言降级。相比“挥泪大甩卖”,在空窗期安静等待,可能更能止损,至少降低了商业沉没成本之忧。不过,一年半载还可以忍受,若是永无尽期的等待,自然会慌了神。要么,只能在那些流水线上的平庸项目中打转。演员们的喊话,在导演高群书看来,“都是片汤话,你们还真信。”这话不无道理。某种意义上,喊话即是一种化缘,关键不在于内容,而在于姿态。那个姿态便是放下身段,更惨烈一点的,是壮士断腕,斩断利益羁绊,回归创作初心。想要问问你敢不敢,这比喊话本身更需要勇气。

长风新
媒体人

早闻狄声

《问心2》
又向前迈了一步

《问心2》前8集看完,观感踏实。都说续集难做,医疗剧更是难上加难,但这部作品有种偏向虎山行的韧劲:依旧是熟悉的东立医院,依旧保持扎实的现实向挖掘,只是故事挖得更深,人物塑造也更立体。开篇带来的安稳感,源自援黔归来的周筱风。赵又廷对角色拿捏精准,两年光阴流转,人物有变,却也底色未改。周筱风依旧是坚守原则、心怀理想的医生,眉宇间却多了几分沧桑:基层有限的医疗条件,磨得他学会在理想与现实间寻找平衡。毛晓彤饰演的方筱然、金世佳饰演的林逸,也在熟悉的人物基调里平添几分烟火气。三人同框对手戏鲜活默契,氛围清甜自然。

但《问心2》并未止步于“三人组老友日常”的舒适区,开篇便抛出尖锐难题:一对双胞胎,其中一胎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,减胎是医学层面的最优方案。可那是来之不易的小生命,孕妇签下承诺书,苦苦哀求医生保住这条性命,医生究竟该不该接手?更棘手的是,院内没有适配胎儿的专用手术球囊,唯一可用的耗材又卡在合规审批流程,能否破例使用?

在这段剧情里,《问心2》做到了多数同题材作品没能深挖的一点:不再单纯纠结“医生该不该施救”,而是平铺直叙地向观众还原许多“有心救人却无力施救”的现实无奈。当陈冲饰演的方竹清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决定放手一试,当看似顺利的手术骤然急转直下,沉重的结局直白道出现实的残酷:很多困境无关对错,本就是无解的死局。

引入医疗器械行业这条叙事线,也是《问心2》敢于写实的亮点。张佳宁饰演的器械厂商代表欧阳坦专业扎实、处事通透,频繁往返医院、处处谨小慎微周旋的戏份,极易引发职场观众共鸣。当她困在公司业绩指标、临床诊疗需求与患者切身利益的夹缝之中,有些选择难免有局限。最新剧情里,面对鲁大冬一家,她推荐的器械究竟是雪中送炭,还是压垮这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?剧集并未给出标准答案,却精准拍出了医疗抉择里普遍存在的迷茫:很多当下看似最优的选择,长远来看或许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。

说到底,《问心2》最难得之处,不在于铺陈多少惊心动魄的病例,而是愿意扎根现实,将镜头延伸至医疗器械产业、医院内部管理等鲜少展现的幕后领域。它让观众看见,医生对抗的从来不止病灶,还要在繁杂的医疗体系里求取一丝周旋空间。剧集稳稳守住现实主义底色,也为国产医疗剧划出了全新的创作路径。

袁弘狄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特约刊登